



汉译丝瓷之路历史文化丛书

余太山 李锦绣 主编

中北亚城市文明的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

〔俄罗斯〕列昂尼德·R.科兹拉索夫◎著

薛樵风 成一农◎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丝瓷之路历史文化丛书

中北亚城市文明的历史学 和考古学研究

〔俄罗斯〕列昂尼德·R. 科兹拉索夫 著
薛樵风 成一农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于1897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北亚城市文明的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 / (俄罗斯) 列昂尼德·R. 科兹拉索夫著; 薛樵风, 成一农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汉译丝瓷之路历史文化丛书)

ISBN 978-7-100-17091-8

I. ①中… II. ①列… ②薛… ③成一农… III. ①城市史—研究—亚洲 IV. ①K93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31241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汉译丝瓷之路历史文化丛书)

中北亚城市文明的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

(俄罗斯) 列昂尼德·R. 科兹拉索夫 著

薛樵风 成一农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7091-8

2019年7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张 32

定价: 96.00元

Leonid R. Kyzlasov

The Urban Civilization of Northern and Innermost Asia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Edited by Gheorghe Postică and Igor Kyzlasov

© 2010, Editura Academiei Române and Editura Istros a Muzeului Brăilei,

Igor Kyzlasov All right reserved.

Translated from the Russian by Dina Gilman

(本书根据罗马尼亚学院出版社、

伊斯特罗斯出版社布拉伊拉博物馆 2010 年版译出)



列昂尼德·R. 科兹拉索夫 (Lenoid R. Kyzlasov, 1924—2007)

总序

我们的期待

我们期待《汉译丝瓷之路历史文化丛书》的编辑出版有助于切实扩大中国丝瓷之路历史文化研究者的视野。许多丝瓷之路历史文化的课题，中国学者从未涉足，甚至闻所未闻。有涉及者，也不是从研究丝瓷之路历史文化的角度切入。显而易见，即使我们只想研究自己比较熟悉的东部，也必须了解西部。“铜山西崩，洛钟东应”，不可能将东部和西部完全割裂开来。

我们期待本丛书的编辑出版有助于中国学者了解和较全面地掌握有关丝瓷之路历史文化的原始资料，以及国外学者理解和运用这些资料的方法。尤其是非汉语资料。

我们期待本丛书的编辑出版有助于中国学者理解和体会国外有关丝瓷之路历史文化的理论和学说。

我们期待本丛书的编辑出版有助于我们找出丝瓷之路历史文化的缺环、空白，发现这一学科的发展趋势，使我们今天的研究减少盲目性，不仅知当务之急，也高瞻远瞩，有全面的规划和长远的打算！

我们期待本丛书的编辑出版有助于中国学者通过发现志同道合的外国学者，以便组成联合阵线，携起手来，共同深入探讨丝瓷之路历史文化。时

至今日，学术研究应该可以破除中外之别，特别在丝瓷之路历史文化研究方面。事实上，只有中外学者通力合作，才有可能使研究更上层楼。

我们期待本丛书和商务印书馆正在编辑、出版的《丝瓷之路》学刊和《丝瓷之路博览》丛书相互补充，逐步形成一个丝瓷之路历史文化研究出版物的平台，更好地为学界同仁服务。

不言而喻，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不能急躁冒进，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我们能力很差，水平很低，因而殷切期待大家的支持。众人拾柴火焰高，只要有更多的学者关心这套丛书，我们就有信心将她编好。

编者

2016年8月26日

目 录

著名西伯利亚和中亚学家：列昂尼德·R. 科兹拉索夫	1
前 言	5

第一部分 古代西伯利亚城市文献资料

引 言	13
第一章 古代和中世纪时期的“城市”概念	21
第二章 古代和中世纪时期的东方文献	30
第一节 中亚神圣城市形象塑造中古典传统的作用	30
第二节 中世纪东方地理学家观察到的北亚城市	39
第三章 中世纪时期的欧洲文献	52
第一节 12至17世纪俄文文献中记录的有着自身特色的西伯利亚 城市和城堡	52
第二节 13至17世纪西欧旅行家所见西伯利亚及其古代城市	100
第四章 西伯利亚本土居民历史记忆中的证据 与18至19世纪的科学记录	111

2 中北亚城市文明的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

第一节 民族学及西伯利亚本土居民的语言和传说中反映的古代城市	111
第二节 18至19世纪历史学家眼中的西伯利亚古代城市	118
结 论	142

第二部分 考古学研究

第一章 西伯利亚城市初现：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	153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	154
第二节 青铜时代的“屋墙” (Lived-in walls)	156
第三节 原始城市的泥屋 (Daub houses)	161
第四节 哈萨克斯坦北部和中部城市的起源	176
第五节 铁器时代早期	178
第六节 “城市之国”及其文献资料	184
第二章 匈奴人的城市	186
第一节 中亚的匈奴城市	187
第二节 外贝加尔的匈奴城镇和聚落	194
第三节 匈奴遗址的年代测定 (Chronological dating)	203
第三章 萨彦阿尔泰山地匈奴统治者的城市和宫殿	206
第一节 塔舍巴城镇	208
第二节 宫殿	221
第三节 宫殿的年代和建筑群的主人	253
第四章 突厥—粟特城市碎叶——西突厥汗国的都城	270
第一节 确定阿克-贝希姆即碎叶的考古学依据	270
第二节 城市及其发掘	277

第三节 佛教寺庙的发掘 (发掘地点I)	287
第四节 摩尼教墓群 (发掘地点III)	370
第五节 基督教堂和墓地 (发掘地点IV)	379
第六节 6至7世纪的寂静之塔 (the Tower of Silence) 废墟 (发掘地点V)	387
第七节 碎叶城的宗教区	401
附 录	406
结 论	411
参考文献	415
缩写词汇表	470
索 引	472

著名西伯利亚和中亚学家：列昂尼德·R. 科兹拉索夫

列昂尼德·R. 科兹拉索夫教授 (L. R. Kyzlasov, 1924—2007 年) 是俄罗斯东方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精通西伯利亚及中亚的历史和考古。 9

科兹拉索夫是土生土长的哈卡斯人 (Khakasses)。哈卡斯人生活在萨彦阿尔泰山 (Sayan-Altai) 乡下，人口不多。科兹拉索夫出生在阿巴坎 (Abakan) 河流域泰加林 (Taiga) 覆盖下的锡尼亚维诺村 (Sinyavino) 的尼亚 (Ninya)，阿巴坎河是叶尼塞 (Yenisei) 河左岸的支流。20 世纪 20 年代，科兹拉索夫的父母被卷入西伯利亚的文化革命，他的父亲于 1937 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母亲 39 岁就去世了。

1942 至 1945 年，科兹拉索夫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投身于反法西斯战争。1945 年战争胜利后，他就读于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 (“M. V. Lomonosov” State University in Moscow) 历史系考古专业，从此毕生致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

在哈卡斯人中，科兹拉索夫是第一位获得苏联最高科学学位和教授称号的人，也是第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学者。他师从杰出的西伯利亚及中亚研究者 S. 基谢伊夫 (S. Kiselyev)，并在随后的几年中，超越了自己老师的成就。1949 年，科兹拉索夫大学毕业，毕业论文是《5 至 10 世纪的阿尔泰》 (*Altai in the Fifth-Tenth Centuries*)。1953 年，他提交了自己的博士候选人论文：《塔施提克时代 (公元前 1 世纪至公元 5 世纪) 的哈卡斯-米努辛斯克盆地》 (*Tashtyk Epoch [the First Century B. C.- Fifth Century A. D.] in the History of the Khakass-Minusinsk Basin*)。1966 年，他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亦是任教资

格论文：《中世纪时期的图瓦历史》（*The History of Tuva in the Middle Ages*）。此后他在考古系任教直到去世。

10

科兹拉索夫很早就表现出在田野考古方面的天赋，以及将考古材料放入历史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的能力。1953至1954年对吉尔吉斯斯坦的阿克-贝希姆遗址（Ak-Beshim）的发掘，使他享誉全球：在两个发掘期内，这位29岁的考古学家从这座巨大遗址的无数土丘中，调查并发掘出中亚最早的佛教寺庙遗址、第一座基督教堂遗址、一处摩尼教墓地以及一座具有城堡形制的达克玛塔（Dakhma tower，即下文中的“寂静之塔”[the Tower of Silence]。——译者注）。通过很准确的方式确定的阿克-贝希姆遗址的考古年代，这一遗址被认定为很可能是中世纪早期的碎叶（Suyab）的遗迹；同时，遗址中发现的一处供奉弥勒佛（the Maitreya）的佛教寺庙建筑群遗址，是迄今为止唯一发现的大云寺遗迹，由中国皇帝武曌（武则天。——译者注）下令建造。在发掘过程中，科兹拉索夫还对田野考古发掘方法进行了改进，大大丰富了考古发掘技术，这些方法至今仍在中亚地区使用。除了其他关于阿克-贝希姆遗址的研究之外，科兹拉索夫还首次向人们展示了突厥汗国（Turkic Khaganate）的官方文书及其钱币上的粟特（Sogdian）文字。阿克-贝希姆遗址的发掘报告在苏联出版后，又在英国、法国、印度和中国出版。科兹拉索夫教授在他最近的著作——也是一生的最后一部著作中，又回顾了这些工作，即现在这本用英文出版的著作。

从1946到1991年，科兹拉索夫进行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足迹遍及哈萨克斯坦（Kazakhstan）、吉尔吉斯斯坦（Kyrgyzstan）、图瓦（Tuva）、哈卡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Krasnoyarsk）、贝加尔湖（Baikal）、滨海边区（Primorye Regions）和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他发现并研究了上百处古代地方文化的纪念建筑遗迹，为西伯利亚考古学研究的新阶段打下了基础。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科兹拉索夫教授在重构西伯利亚和中亚历史的最为重要阶段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很长时间并不为外界所熟知。我们身处一个专业研究范围愈发狭窄的时代，然而科兹拉索夫教授却能不断拓宽自己的学术视野，他以近乎同等的深度和精度，研究了地域范围广大、民族众多的这片地区原始时代和国家时期的发展。科兹拉索夫教授的工作为今天西伯利亚中世纪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科兹拉索夫教授的主要学术成就如下：结合哈卡斯、阿尔泰和蒙古古代器物，建立了古代和中世纪时期图瓦文化的时间发展序列；阐述了确定西伯利亚和中亚古代民族器物特征的方法；维吾尔汗国（Uighur Khaganate）器物的发现；将中世纪欧亚大陆最先进的文明之一——古哈卡斯国（Ancient Khakass State）的真实情况公之于众；阐述了他所在的吉尔吉斯（Kyrgyz）贵族世家的历史作用；确定了叶尼塞鲁尼文（Runic writing）的年代；建立了对族徽（Tamgas）的研究。科兹拉索夫教授首次搜集并整理了有关南西伯利亚和中亚的史料（中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突厥文、希腊文、西方语言和俄文）。

科兹拉索夫教授的一项特别功绩，是复原了南西伯利亚两个已经缺乏文献记载的民族：图瓦人和哈卡斯人的古代和中世纪史。南北阿尔泰人（Northern and Southern Altaians）、索尔人（Shors）、楚利姆人（Chulyms）、图法拉人（Tofalars）、汉特人（Khantys）、曼西人（Mansis）、库普人（Selkups）、维吾尔人（Uighurs）、吉尔吉斯人（Kirghiz）、哈萨克人（Kazakhs）、雅库特人（Yakuts）、布里亚特人（Buryats）、蒙古人（Mongols）以及其他生活在西伯利亚和中亚的民族的历史知识，经过他的研究，也得以丰富起来。他对某些古代中亚民族的研究，贡献亦大，首屈一指的便是对萨卡人（Saks）、突骑施人（Turgesh）和葛逻禄人（Karluks）的研究。

那种认为西伯利亚居民自古以来一直贫穷落后的旧观点，在科兹拉索夫教授的考古成果面前不攻自破。大量具有极高艺术或工艺水平的文物出土，以及那些古代及中世纪的城镇、堡垒、寺庙遗址，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当时经济和社会的发达。在图瓦和哈卡斯境内，科兹拉索夫教授一个人就发现并调查了 17 座公元 8 至 9 世纪的城址，2 座 8 至 13 世纪的城址，以及 6 座 13 至 15 世纪的城址；在哈卡斯境内，他还发现了两处公元前 2 至公元前 1 世纪的寺庙遗迹，以及至少 12 座公元 8 至 12 世纪的寺庙和神殿遗址。正是得益于这些成果，我们才得以认识古代和中世纪时期南西伯利亚地区的城市文明。

科兹拉索夫教授最值得重视的考古成就之一，就是有关人类精神和信仰的纪念建筑的发现：在阿克-贝希姆遗址，他发现了中亚地区第一座也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公元 7 世纪的佛教寺庙遗迹，以及第一座中世纪景教教堂遗迹；在哈卡斯，他发现了第一座，也可能是唯一一座经过考古发掘的摩尼教

寺庙；在图瓦，他发现了公元 13 至 15 世纪的佛教寺庙遗址及穆斯林墓地；在哈卡斯，他发现了公元 17 世纪的藏传佛教神殿。科兹拉索夫教授这些年来的研究成果证明最晚在公元 8 世纪，世界各大宗教在北亚的高山干旱草原、森林草原和泰加林已经出现。科兹拉索夫教授在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地区，发现了摩尼教的北方教派（the northern variety of Manichaeism）的分布，这是他在东方学领域的主要贡献之一。

科兹拉索夫教授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在漫长的教学生涯中，他讲授过很多课程，涵盖范围甚广，有“考古学基础”、“苏联考古学”、“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考古学（石器时代至中世纪早期）”、“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的西伯利亚及远东”、“西伯利亚的青铜时代”、“西伯利亚的铁器时代早期”、“西伯利亚中世纪考古”、“西伯利亚古代城市文献资料”等。

12 科兹拉索夫教授培养出了 70 多名专家，在他的教导下，有 40 人进行了博士候选人论文答辩，15 人进行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其中有 9 人最终成为教授。他的学生们曾经或当下供职于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匈牙利、德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越南、韩国和蒙古等国。

科兹拉索夫教授是 340 多部学术出版物的作者，其中包括 17 部专著、教科书和 12 部合著。其中有很多是他的创见，比如古代的图瓦、中世纪的图瓦史、中世纪南西伯利亚史、古代哈卡斯，以及第一次学术性的复原工作：哈卡斯的歷史——从古代到公元 1917 年。

本书是科兹拉索夫教授的俄文专著：Л. Р. Кызласов, *Гороб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Срединной и Северной Аз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фирма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РАН, 2006, -360 стр. 增订再版后的英译本。本书的出版，承蒙已故的科兹拉索夫教授的遗愿，以及他的儿子伊戈尔·L. 科兹拉索夫博士（Igor L. Kyzlasov）的大力支持。伊戈尔·L. 科兹拉索夫先生为我们提供了必备的材料，并对翻译中的协调工作贡献甚大。

格奥尔基·波斯蒂切（Gheorghe Postică）

前言

莫斯科考古学派（The Moscow school of archaeology），在亚洲研究领域独树一帜，我的学术生涯和研究活动就是在该学派中展开的。我的导师谢尔盖·弗拉基米洛维奇·基谢伊夫教授（Sergey Vladimirovich Kiselyev）是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不论是在大学礼堂的讲座中，还是在研究专著的字里行间，他都努力将古器物研究与相关历史进程结合起来：他对从新石器时代到中世纪末的研究都涵盖了整个旧大陆。我在以往的研究中吸取了导师的方法，尤其是在1952年的秋天，我接替导师的职务，进入莫斯科国立大学（Moscow State University）考古系担任系主任。传统的考古系教学大纲的要求与导师的主张并无二致，因为考古系一直致力于在自己的学生和老师们中提倡尽可能广泛寻求历史资源的方法。

13

将南西伯利亚居民（哈卡斯人、阿尔泰人、索尔人、图瓦人 [Tuvinians] 等）古代及中世纪史的碎片拼合在一起的愿望，因 S. V. 基谢伊夫教授的首倡，在俄国得以实施，考古和历史的研究得到重视和强化，历史本来的面目逐渐清晰，由此需要将我们的研究聚焦至中亚广袤的土地上。

在我范围甚广的田野及室内研究中，格外看重一件事——我努力探寻和记录由伟大的叶尼塞河联系起来的西伯利亚两大兄弟民族的未知历史，也就是哈卡斯人和图瓦人的历史。这项研究的进行，也有助于追踪南西伯利亚

其他本土民族的文明发展轨迹，这些人大部分生活在萨彦阿尔泰山区。

14 然而，脱离考古研究的传统政治史，往往难以揭示社会发展水平；而正是社会的发展水平，深刻影响着大尺度的历史活动，诱发重大事件的产生。古代文明的经济情况是俄国考古学的传统关注对象，这与西伯利亚及整个北亚的民族形成问题（ethnogenesis）一样，与欧亚大陆历史中发生的更大尺度的历史进程存在密切关系。

以往研究还有另外一个，也就是第三个方面。这里我想强调，研究古代民族和国家的文化，需从其源头进行考察。因为种种原因，这一宏大的研究领域不被国际上中北亚历史的研究者们所重视，尽管中亚和北亚这片广袤而肥沃的土地，是今日俄罗斯领土的最大组成部分。不过，相对于其他历史学家而言，具有东方学背景的考古学家也许更加清楚，在古代和中世纪时期，西伯利亚同样存在着与众不同的本土文明，其发展水平与当时处于亚欧大陆历史进程活跃中心的其他民族相比，并不逊色。类似于此的结论激励着一颗颗探索之心，在哈卡斯或是在图瓦，一座座不朽的遗址将时间拉回到远古，这些在该地区常见的遗址构成了当地地理景观的内在特点。

当我决定以研究古代文明为毕生事业之时，我很早就意识到，西伯利亚地区的历史发展过程与世界上任何其他文明的历史进程相比没有什么不同，其基础同样是聚落和城镇的建立。由于相关文献资料的匮乏，我们只得依赖考古证据。1946年，我作为一名学生初次参加古代城市遗址的考古发掘活动，发掘位于今天阿巴坎（Abakan）附近的匈奴官员李陵的宫殿遗址。1946至1947年，我成为S. V. 基谢伊夫和L. A. 叶夫秋霍娃（L. A. Evtyukhova）率领的探险考察队的一员，调查哈卡斯和图瓦地区。1948年夏，我又参与了在哈萨克斯坦的草原和沙漠地带进行的一些田野工作。我第一次独立主持发掘工作，是1953至1954年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楚河（Chu）流域发掘一座巨大的“死城”——阿克-贝希姆（古代碎叶），这次经历使我掌握了考古学的研究领域以及针对亚洲古代城市生活的田野工作方法。在之后的考古发掘中，我有幸在南西伯利亚地区发现了维吾尔人、哈卡斯人和蒙古人的城市遗址，而此前的观点认为这些地方是纯粹的游牧地区。本书正是选择古代城市生活作为主题而出版的，并以此作为对那些

难忘时光的纪念。^[1]

这些选择相当程度上出于纯粹的个人原因，这对读者来说已经显而易见了。我毫不怀疑我个人的研究成果对整个社会的意义，因为它有助于促使我们从根本上重新评价之前对西伯利亚各个民族的生活的理解，有助于我们重建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我确信，对祖先们创造的伟大文明的认识，会激发今天中亚和北亚各民族的斗志，也会给人以新的启发，用一种更加开明的思路去思考真正最早一批定居于西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Cheldons，该词是对最早一批定居西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的俗称。——英文译者注）以及其他移居西伯利亚的民族的后代。今天，所有这些人都会将北亚看作是自己的故乡，因此，他们才是本地区古代文明及其杰出成就在当代的真正继承者。

15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意识到，本书不是关于我的研究成果的通俗读物，而是一部学术出版物。当我们遵循事实，努力重构中北亚历史的真实发展历程之时，我们还需影响到那些专门从事考古和历史研究的学者们看待欧亚大陆漫长历史发展时期的方式。正是这些专家们，将继承和发展以往探寻古代文化成就基础的研究。

在多年担任大学教授的时间里，我为本书小心选择了研究较为充分的新材料。这些新材料对学术研究进步的重大意义，也有助于在授课过程中为那些关注全面的历史，尤其是关注材料的考古学研究的学术研讨会提供各式各样的材料。

本书的第一部分此前曾作为学术论文发表在期刊（如 *Vestnik*）及莫斯科大学的出版物上，1993年又冠以“西伯利亚古代城市文献资料”（Written records of ancient Siberian cities）的书名出版。该书是作为莫斯科大学的教材而出版的，因而在市面上很罕见。我们十分清楚，随着相关工作系统而缜密地进行，这种类型的材料通常会被新材料不断补充，但是这一版本仍具有革命性意义，因为这是首次以俄文出版这一主题的文字材料。这些材料第一次将西伯利亚本土民族多彩的传统习俗展示给读者，而直到今天，这些传统习俗依然反映在他们的语言和传说中，成为他们历史发展的重要见证。关

[1] 本书的俄文版是为庆祝 L. R. 科兹拉索夫教授的 80 寿辰而出版的。——英文编辑